

<<水乡船歌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水乡船歌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2058262

10位ISBN编号：7222058265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海岸

页数：42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水乡船歌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水乡船歌》讲述了倪天啸带领船队由上海吴淞口启锚三日后抵达南京，在下关码头停泊一晚作简单修整，补充肉食菜蔬，采购一部份货物，隔日凌晨刚听到城墙脚下敲响四更梆子，便命人起锚返航。

按行船规矩，船队泊船再起锚一定要燃香跪叩河神，祈求神灵保佑一路顺风顺水平安归来。

当铁锚露出水面要燃起鞭炮，是为驱尽污秽赶走水鬼之意。

此时由于刚过四更，又是寒冬腊月，不知是倪天啸忘了还是不想那么麻烦，省去了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下令起锚开船。

令人意想不到，真就出了事。

.....

## <<水乡船歌>>

### 作者简介

海岸，原名李季彬，男，祖籍江苏，现居深圳，供职于福田区某事业单位。  
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迄今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通讯40余万字。  
短篇小说《风景线》获第二届特区文学奖，1994被评为“深圳十佳外来青年”，1995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。  
2005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，完成四部，共百余万字。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一 倪天啸带领船队由上海吴淞口起锚三日后抵达南京，在下关码头停泊一晚作简单修整，补充肉食菜蔬，采购一部分货物。

隔日凌晨刚听到城墙脚下敲响四更梆子，便命人起锚返航。

按行船规矩，船队泊船再起锚一定要燃香跪叩河神，祈求神灵保佑一路顺风顺水平安归来。

当铁锚露出水面要燃起鞭炮，是为驱尽污秽赶走水鬼之意。

此时由于刚过四更，又是寒冬腊月，不知是倪天啸忘了还是不想那么麻烦，省去了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下令起锚开船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，这次真就出了事。

出事原因不知道是因为未按习俗祭河神驱水鬼，还是因为曹大元上岸逛窑子带来晦气。

昨晚，副手曹大元和船工王豆腐偷偷溜上岸，在北城门附近的怡春堂鬼混，很晚才回船。

今早曹大元正在觉头上，心里极不情愿这么早起，又不敢有违船主，见其他船上也没动静，便懒洋洋地留恋着热被窝，忽而想起怡春堂姑娘软溜溜的小腰，硬挺挺的双乳，眼前潮起一层湿雾。

只见她摇动腰肢，嘴里唧唧呀呀欢叫不停。

正当曹大元在回忆中，小腹热腾腾的像在燃烧一般，身下之物昂然而起，却听到船主大声喊道：“准备起锚。”

曹大元猛然醒觉，恋恋不舍地从回忆中收敛心神，穿上棉袄棉裤，套上狗皮帽从舱内出来。

他见少船主背手迎风而立，连忙强打精神跳到后面船上叫起。

其实曹大元心里在发虚，船上有规矩，出航期间任何人不得上岸私交女人，更不得在停泊地点进城嫖妓。

他经不住王豆腐说喝花酒的钱由他付的诱惑，虽然俩人是偷偷去的，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却料想不到王豆腐进了怡春堂请他喝了酒，自己却溜之大吉。

这是曹大元被老鸨连拉带扯进入怡春堂之后的事，他本人一点不知道。

还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：王豆腐出了怡春堂又叫上烧火洗菜的黑子来到怡春堂斜对门“悦来”茶馆，俩人喝了两壶茶，吃了两碟水煮五香花生米才见曹大元出来，弄得王豆腐心里一个劲叫苦，心想这小子身子骨不弱呀，让他花多了一壶茶一碟花生的钱。

倪天啸立于船头观看了天色风向，他没有意识到此时在下一站停泊地点早已有有人布置圈套等他。而下站正是自认为较为安全的扬州码头。

此时西北风不弱不强，约在三四级之间，恰好能将帆鼓满了，利于行船，又不至于太强劲。

感觉到风中夹杂细小的雪粒，倪天啸担心万一雪大帆重升不起来，只能靠人工摇桨，那样将耽搁归期。

其实，他另有打算，现在船工少睡几个时辰，或许能在雪大之前过了长江，进入运河入口，赢得更多时间、节省更多体力。

“兄弟们，现在风向正好行船，你们伸出手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风中已经夹杂了雪粒，我是担心天明起锚，失去这么好的风向。

万一雪大了，只能靠人摇橹，那样岂不更耗体力更耗时间呀？”

倪天啸一边说一边动手和船工一起栓紧连接船与船之间的缆索。

常年水上行船的人仅需伸手在空中测一下风向，便知道是否该起锚。

所以，大部分船工对倪天啸的提议是赞成的。

而且他们也知道，船队进入运河即便遇上大风大雪也安全得多。

“这次回到湾里，就要休船了，要等到明年春种之后才会起锚，各位兄弟辛苦一年，也该想着早点领上大洋回家陪父母、陪老婆孩子过个热腾腾的年。

倪天啸这番话出口，让船上有家没家的汉子心里尽皆温热起来，手上工夫也加快许多。

倪天啸朝身后看了看，见船已经按顺序连好缆绳，等他下令。

于是，他挥动手中一面三角蓝旗，蓝旗在头顶空中作画圈状。

“起锚喽——”曹大元扯开嗓子大声喊道。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当头船绞动大铁锚，身后立即传来“滑唧唧——”一片绞动铁链声。

倪天啸此时并不看身后，眼盯头船黑乌乌的大铁锚湿淋淋卧于前甲板上，耳中听身后“滑唧唧”的响声停息后，再次挥动手中蓝旗，这次是左右平摆了两下。

“离港——”立于船两侧的船工没用橹，也没用桨，一支长篙轻点岸上青石，船缓缓离岸。夜色中晃动的江水闪着鱼眼般乌亮的光泽，远处零星灯火悄然跳动。

静夜中，船上所有人都听到船底撞碎水波发出轻微的闷响，仿如手指叩击桌面。

船缓缓移动，当头船与尾船顺成一条直线后，倪天啸仰望风向标，手中蓝旗向上挥动两次。

“升次帆喽——”曹大元扯开嗓子喊道。

早已就位的船工拉动帆索，一时间七条船头尾各张开两片帆，瞬间让风给灌满了，犹如展翅的雁阵，借着风势向江心飞去。

次帆比主帆小，分布于船头船尾，主帆立于船当间。

按照倪家商船的吃水位，次帆在两米高之内，而主帆则在三米与四米之间。

升主帆与次帆是有规矩和讲究的：升次帆多为起锚离港时，当船只进入河心进入主航道，完全测定了风向后，才会下令升主帆，船工们在此时习惯说三帆齐发。

泊船的码头在身后成了黑黢黢的岸线时，城墙边的灯火也似乎成了夏季的萤火虫儿，忽闪忽闪，忽明忽暗。

而前方天与地似乎让胶水粘连在一起，漆黑无边，如果不是层层叠叠的波浪与船板撞击发出短促的水声，真不敢相信此时正在江上行船。

惟有向东眺望，在遥不可及的天际有一线晨曦，仿如蒙头大睡的人，慢慢揭开被角露出一条缝透进一抹亮光。

驾舱内，老舵手赵天发（船上人直呼其为老赵头）右手把舵左手握一支二尺长的竹管烟斗，鸭蛋大的烟锅在他每一次吞吐中闪烁着红光，犹如火锅底燃旺的木炭，偶尔蹦出火星。

他目光如炬紧盯前方漆黑的江面，眼角皱纹如晒干的芭蕉叶，表情却平缓舒展，一副驾轻就熟、镇静自若、成竹在胸之态。

时过不久，终于听到鼓满风的帆在扑跌而下的雪粒撞击中发出细碎的响声，由初时零零星星，慢慢开始密集起来，如毛毛细雨淋在芭蕉叶上。

“嗨嗨——嗨嗨嗨——”王豆腐亮起嗓子打破沉寂，带头唱起流传于江苏运河两岸的船歌。

众船工随即和声唱道：“嗨嗨嗨嗨嗨——”“嗨嗨嗨嗨嗨……”寂静的江面上一下子热闹起来，天边那道亮光似乎也被众人冷不丁地一嗓子喊豁一条宽口子，晨曦显露得更多，江面挂起一道弧。

嗨哟—— 船儿呀穿金浪哦， 双脚呀踏银滩哟。

嗨哟—— 船工呀身强胆子壮哦， 不怕漩涡和激流哟。

嗨哟—— 浪打呀船头呀起水花哦， 歌落水中叠成涛哟。

嗨哟—— 歌声呀涛声呀连成片哦， 回声飘上白云天哟， 嗨哟—— 两岸呀风光看不尽哦， 千帆竞渡过金山哟。

嗨嗨嗨嗨嗨—— 嗨嗨嗨嗨嗨 水流呀千里归大海哦， 船行万里望家乡哟。

嗨嗨嗨嗨嗨—— 嗨嗨嗨嗨嗨…… 嗨哟—— 倪天啸脸上挂着笑容，浑身似乎被激活一般，随着船工一起呼应，王豆腐扯开嗓门高声唱着：“嗨哟——嗨嗨嗨嗨嗨……”船队满载歌声穿行在寒冷冬夜，落进江面飘向下游。

运河两岸最早听到的是纤夫喊号子，而船歌没有纤夫号子粗犷悍达，听起来较为温婉柔和。

船歌是由船工们驾船以及纤夫拉纤与激流搏击时喊号子演变过来的，随着时光流逝，慢慢演绎成这种一人领唱众人呼应的船歌。

早期船工和纤夫喊号子分内河号子、启驶号子、激流号子、摇橹号子四种。

内河号子即是流传于风平浪静的内河船上的号子，节奏轻快、悠然，大有“一人一舟一桨”挥洒自如之意；启驶号子指启动搁浅船只时把船拉活动，齐声喊叫的号子；激流号子最为紧张和危险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、竭尽全力的时候所用；摇橹号子即遇急流险滩时需要左右协调的号子。

四种号子尤以激流号子、摇橹号子最为高亢、激昂，力度和节奏感强。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十几条船遇暴风雨过险滩激流时，几十人一齐喊唱，激烈紧张，吼声震天，节奏渐吼渐快，让人透不过气来……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，一条河有一条河的生命，一条船有一条船坚忍过的岁月。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，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用他们的不屈和坚强打通了对外交流的通道，为后人在河流上留下永远无法淹没的历史航标。

天亮时分，船队出南京沿六合往瓜洲进发。

雪在此时以洋洋洒洒、不疾不徐的步伐漫天而下。

少时，覆盖货物的土黄色油布便成了白色，雪片落到帆的凹面便歇在里面，时间久了，船帆船身皆为白色，连成一体，远看如一块巨大的浮冰，顺水浮沉。

倪天啸不敢稍有疏忽，他不时测着风向和风力。

每当心中有些慌乱时，看到掌舵的赵天发镇定自若的神情，心中又如吃了颗定心丸。

按说倪天啸也不是跑了一天两天的船了，经历过各种恶劣天气，不应该慌乱的，只是他在雪天行船经验不多。

此时，江面能见度已经很低，再加上漫天大雪呼呼啦啦簇拥而来，还是让他的心伴随风中雪片一起飘摇，随之涌起一丝慌乱和不安。

他命曹大元升主船红帆，见无人回应，回头见平常跟随自己左右几乎寸步不离的曹大元竟然不知去向。

他从驾驶舱出来，径直寻到曹大元睡觉的船舱口伸头往里瞧，看到他又回舱睡了，心中生出一丝怒气。

倪天啸压下心中的不快，没有叫醒他，而是站在甲板上扫视其他船工，所有人都按照分配的位置规规矩矩立在风雪中，发和须挂着雪花。

“王豆腐。”

”倪天啸大声叫着。

“在，少船主有何吩咐。”

”船尾有人应声道。

“升主船红帆。”

” “是。”

”王豆腐从船尾跳跃着来到头船，收去白帆，换上红帆。

正当他欲拉升帆索时，曹大元从舱内冲出来，抢过王豆腐手中升索用力猛拉。

曹大元是被倪天啸大声叫王豆腐时惊醒的，一听到让王豆腐升红帆连忙翻身冲出来。

这件事一般都由副手做，他不想这个副手位子落于旁人。

升好红帆，围牢帆绳，尾随倪天啸进了驾驶舱。

王豆腐走向船尾自己的位置，面上似乎无动于衷，内心不免悻悻然。

红帆主要用于雨天或大雾中行船，防止与对面来船相撞。

此时是大雪天，江上白茫茫一片，雪花齐刷刷往下掉，恍如从天庭挂下白帘子。

当宽大的红帆升起来，陡然有一片红色映衬在洁白的雪光中，显得分外娇艳显眼，让人眼前不禁为之一亮，仿佛在船工心中燃起一束火苗子，温暖了寒意深重的清晨。

天大亮，倪天啸不再惊慌，大家在船上吃了早饭，船工仍按常规分工轮班调配，留下轮值人员。

倪天啸换下老赵头自己亲自掌舵，让老赵头与下一班船工皆入舱睡觉，他担心他年纪大了体力不支。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倪天啸带领船队由上海吴淞口起锚三日后抵达南京，在下关码头停泊一晚作简单修整，补充肉食菜蔬，采购一部分货物。

隔日凌晨刚听到城墙脚下敲响四更梆子，便命人起锚返航。

按行船规矩，船队泊船再起锚一定要燃香跪叩河神，祈求神灵保佑一路顺风顺水平安归来。

当铁锚露出水面要燃起鞭炮，是为驱尽污秽赶走水鬼之意。

此时由于刚过四更，又是寒冬腊月，不知是倪天啸忘了还是不想那么麻烦，省去了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下令起锚开船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，这次真就出了事。

出事原因不知道是因为未按习俗祭河神驱水鬼，还是因为曹大元上岸逛窑子带来晦气。

昨晚，副手曹大元和船工王豆腐偷偷溜上岸，在北城门附近的怡春堂鬼混，很晚才回船。

今早曹大元正在觉头上，心里极不情愿这么早起，又不敢有违船主，见其他船上也没动静，便懒洋洋地留恋着热被窝，忽而想起怡春堂姑娘软溜溜的小腰，硬挺挺的双乳，眼前潮起一层湿雾。

只见她摇动腰肢，嘴里唧唧呀呀欢叫不停。

正当曹大元在回忆中，小腹热腾腾的像在燃烧一般，身下之物昂然而起，却听到船主大声喊道：“准备起锚。”

曹大元猛然醒觉，恋恋不舍地从回忆中收敛心神，穿上棉袄棉裤，套上狗皮帽从舱内出来。

他见少船主背手迎风而立，连忙强打精神跳到后面船上叫起。

其实曹大元心里在发虚，船上有规矩，出航期间任何人不得上岸私交女人，更不得在停泊地点进城嫖妓。

他经不住王豆腐说喝花酒的钱由他付的诱惑，虽然俩人是偷偷去的，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却料想不到王豆腐进了怡春堂请他喝了酒，自己却溜之大吉。

这是曹大元被老鸨连拉带扯进入怡春堂之后的事，他本人一点不知道。

还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：王豆腐出了怡春堂又叫上烧火洗菜的黑子来到怡春堂斜对门“悦来”茶馆，俩人喝了两壶茶，吃了两碟水煮五香花生米才见曹大元出来，弄得王豆腐心里一个劲叫苦，心想这小子身子骨不弱呀，让他花多了一壶茶一碟花生的钱。

倪天啸立于船头观看了天色风向，他没有意识到此时在下一站停泊地点早已有人布置圈套等他。而下站正是自认为较为安全的扬州码头。

此时西北风不弱不强，约在三四级之间，恰好能将帆鼓满了，利于行船，又不至于太强劲。

感觉到风中夹杂细小的雪粒，倪天啸担心万一雪大帆重升不起来，只能靠人工摇桨，那样将耽搁归期。

其实，他另有打算，现在船工少睡几个时辰，或许能在雪大之前过了长江，进入运河入口，赢得更多时间、节省更多体力。

“兄弟们，现在风向正好行船，你们伸出手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风中已经夹杂了雪粒，我是担心天明起锚，失去这么好的风向。

万一雪大了，只能靠人摇橹，那样岂不更耗体力更耗时间呀？”

倪天啸一边说一边动手和船工一起栓紧连接船与船之间的缆索。

常年水上行船的人仅需伸手在空中测一下风向，便知道是否该起锚。

所以，大部分船工对倪天啸的提议是赞成的。

而且他们也知道，船队进入运河即便遇上大风大雪也安全得多。

“这次回到湾里，就要休船了，要等到明年春种之后才会起锚，各位兄弟辛苦一年，也该想着早点领上大洋回家陪父母、陪老婆孩子过个热腾腾的年。

倪天啸这番话出口，让船上有家没家的汉子心里尽皆温热起来，手上工夫也加快许多。

倪天啸朝身后看了看，见船已经按顺序连好缆绳，等他下令。

于是，他挥动手中一面三角蓝旗，蓝旗在头顶空中作画圈状。

“起锚喽——”曹大元扯开嗓子大声喊道。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当头船绞动大铁锚，身后立即传来“滑唧唧——”一片绞动铁链声。

倪天啸此时并不看身后，眼盯头船黑乌乌的大铁锚湿淋淋卧于前甲板上，耳中听身后“滑唧唧”的响声停息后，再次挥动手中蓝旗，这次是左右平摆了两下。

“离港——”立于船两侧的船工没用橹，也没用桨，一支长篙轻点岸上青石，船缓缓离岸。夜色中晃动的江水闪着鱼眼般乌亮的光泽，远处零星灯火悄然跳动。

静夜中，船上所有人都听到船底撞碎水波发出轻微的闷响，仿如手指叩击桌面。

船缓缓移动，当头船与尾船顺成一条直线后，倪天啸仰望风向标，手中蓝旗向上挥动两次。

“升次帆喽——”曹大元扯开嗓子喊道。

早已就位的船工拉动帆索，一时间七条船头尾各张开两片帆，瞬间让风给灌满了，犹如展翅的雁阵，借着风势向江心飞去。

次帆比主帆小，分布于船头船尾，主帆立于船当间。

按照倪家商船的吃水位，次帆在两米高之内，而主帆则在三米与四米之间。

升主帆与次帆是有规矩和讲究的：升次帆多为起锚离港时，当船只进入河心进入主航道，完全测定了风向后，才会下令升主帆，船工们在此时习惯说三帆齐发。

泊船的码头在身后成了黑黢黢的岸线时，城墙边的灯火也似乎成了夏季的萤火虫儿，忽闪忽闪，忽明忽暗。

而前方天与地似乎让胶水粘连在一起，漆黑无边，如果不是层层叠叠的波浪与船板撞击发出短促的水声，真不敢相信此时正在江上行船。

惟有向东眺望，在遥不可及的天际有一线晨曦，仿如蒙头大睡的人，慢慢揭开被角露出一条缝透进一抹亮光。

驾舱内，老舵手赵天发（船上人直呼其为老赵头）右手把舵左手握一支二尺长的竹管烟斗，鸭蛋大的烟锅在他每一次吞吐中闪烁着红光，犹如火锅底燃旺的木炭，偶尔蹦出火星。

他目光如炬紧盯前方漆黑的江面，眼角皱纹如晒干的芭蕉叶，表情却平缓舒展，一副驾轻就熟、镇静自若、成竹在胸之态。

时过不久，终于听到鼓满风的帆在扑跌而下的雪粒撞击中发出细碎的响声，由初时零零星星，慢慢开始密集起来，如毛毛细雨淋在芭蕉叶上。

“嗨嗨——嗨嗨嗨——”王豆腐亮起嗓子打破沉寂，带头唱起流传于江苏运河两岸的船歌。

众船工随即和声唱道：“嗨嗨嗨嗨嗨——”“嗨嗨嗨嗨嗨……”寂静的江面上一下子热闹起来，天边那道亮光似乎也被众人冷不丁地一嗓子喊豁一条宽口子，晨曦显露得更多，江面挂起一道弧。

嗨哟——船儿呀穿金浪哦，双脚呀踏银滩哟。

嗨哟——船工呀身强胆子壮哦，不怕漩涡和激流哟。

嗨哟——浪打呀船头呀起水花哦，歌落水中叠成涛哟。

嗨哟——歌声呀涛声呀连成片哦，回声飘上白云天哟，嗨哟——两岸呀风光看不尽哦，千帆竞渡过金山哟。

嗨嗨嗨嗨嗨——嗨嗨嗨嗨嗨 水流呀千里归大海哦，船行万里望家乡哟。

嗨嗨嗨嗨嗨——嗨嗨嗨嗨嗨……嗨哟——倪天啸脸上挂着笑容，浑身似乎被激活一般，随着船工一起呼应，王豆腐扯开嗓门高声唱着：“嗨哟——嗨嗨嗨嗨嗨……”船队满载歌声穿行在寒冷冬夜，落进江面飘向下游。

运河两岸最早听到的是纤夫喊号子，而船歌没有纤夫号子粗犷悍达，听起来较为温婉柔和。

船歌是由船工们驾船以及纤夫拉纤与激流搏击时喊号子演变过来的，随着时光流逝，慢慢演绎成这种一人领唱众人呼应的船歌。

早期船工和纤夫喊号子分内河号子、启驶号子、激流号子、摇橹号子四种。

内河号子即是流传于风平浪静的内河船上的号子，节奏轻快、悠然，大有“一人一舟一桨”挥洒自如之意；启驶号子指启动搁浅船只时把船拉活动，齐声喊叫的号子；激流号子最为紧张和危险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、竭尽全力的时候所用；摇橹号子即遇急流险滩时需要左右协调的号子。

四种号子尤以激流号子、摇橹号子最为高亢、激昂，力度和节奏感强。



## &lt;&lt;水乡船歌&gt;&gt;

十几条船遇暴风雨过险滩激流时，几十人一齐喊唱，激烈紧张，吼声震天，节奏渐吼渐快，让人透不过气来……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，一条河有一条河的生命，一条船有一条船坚忍过的岁月。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，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用他们的不屈和坚强打通了对外交流的通道，为后人在河流上留下永远无法淹没的历史航标。

天亮时分，船队出南京沿六合往瓜洲进发。

雪在此时以洋洋洒洒、不疾不徐的步伐漫天而下。

少时，覆盖货物的土黄色油布便成了白色，雪片落到帆的凹面便歇在里面，时间久了，船帆船身皆为白色，连成一体，远看如一块巨大的浮冰，顺水浮沉。

倪天啸不敢稍有疏忽，他不时测着风向和风力。

每当心中有些慌乱时，看到掌舵的赵天发镇定自若的神情，心中又如吃了颗定心丸。

按说倪天啸也不是跑了一天两天的船了，经历过各种恶劣天气，不应该慌乱的，只是他在雪天行船经验不多。

此时，江面能见度已经很低，再加上漫天大雪呼呼啦啦簇拥而来，还是让他的心伴随风中雪片一起飘摇，随之涌起一丝慌乱和不安。

他命曹大元升主船红帆，见无人回应，回头见平常跟随自己左右几乎寸步不离的曹大元竟然不知去向。

他从驾驶舱出来，径直寻到曹大元睡觉的船舱口伸头往里瞧，看到他又回舱睡了，心中生出一丝怒气。

倪天啸压下心中的不快，没有叫醒他，而是站在甲板上扫视其他船工，所有人都按照分配的位置规规矩矩立在风雪中，发和须挂着雪花。

“王豆腐。”

”倪天啸大声叫着。

“在，少船主有何吩咐。”

”船尾有人应声道。

“升主船红帆。”

” “是。”

”王豆腐从船尾跳跃着来到头船，收去白帆，换上红帆。

正当他欲拉升帆索时，曹大元从舱内冲出来，抢过王豆腐手中升索用力猛拉。

曹大元是被倪天啸大声叫王豆腐时惊醒的，一听到让王豆腐升红帆连忙翻身冲出来。

这件事一般都由副手做，他不想这个副手位子落于旁人。

升好红帆，围牢帆绳，尾随倪天啸进了驾驶舱。

王豆腐走向船尾自己的位置，面上似乎无动于衷，内心不免悻悻然。

红帆主要用于雨天或大雾中行船，防止与对面来船相撞。

此时是大雪天，江上白茫茫一片，雪花齐刷刷往下掉，恍如从天庭挂下白帘子。

当宽大的红帆升起来，陡然有一片红色映衬在洁白的雪光中，显得分外娇艳显眼，让人眼前不禁为之一亮，仿佛在船工心中燃起一束火苗子，温暖了寒意深重的清晨。

天大亮，倪天啸不再惊慌，大家在船上吃了早饭，船工仍按常规分工轮班调配，留下轮值人员。

倪天啸换下老赵头自己亲自掌舵，让老赵头与下一班船工皆入舱睡觉，他担心他年纪大了体力不支。

## <<水乡船歌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水乡船歌》以倪家水乡航运商业为缩影，反映民国时期航运商家所经历的阵痛和艰难。文中塑造倪瑞轩三个儿子倪天啸、倪天豪、倪天路的不同性格不同命运。也塑造了大儿媳妇吴菊香的忍辱负重、贤良淑德的优秀品质。与对应的二儿媳妇马小莲自私自利、尖酸刻薄，以阴险狡诈的皮兴扬为典型，为了在桃叶县开烟馆，首先看上了倪家在县城里的旺铺，设施一系列罪恶计划。投靠水盗鲟鱼头、黑鱼头，借水盗势力谋害倪家大少爷倪天啸。又看上表妹龙娇娇，占有表妹。

<<水乡船歌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